

秦岭深处的诗意村落

魏永贤 党欣春 刘夏

大学生生活花絮

王永堂 / 口述 谢可芝 / 记录

“曾忆北医大，生活似家园，昼读医学书，夜静自学晚，基础较薄弱，学懂有苦叹，学知要努力，勤奋最为先……”这是北医大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时一个同学的诗句，也是工农兵学员在北医大里的真实写照。

工农兵学员大多来自农村的赤脚医生，解放军部队中的卫生员、工厂卫生室的人员。文化基础薄弱，但我们求知欲望高，迫切要学到真正的医学知识，我们更加努力刻苦地学习，更加珍惜上大学的机会。我们工农兵学员脸上写满快乐，心里装着理想。

在大学中的三年半时间里，我仅仅回过一次家。那是1971年暑假，从未出过远门的，实在有些想家，思念那年迈多病的爷爷。我常常想起到北京上大学临走时的情景，爷爷拉着我的手，送到家门口院子边时，语重心长的话语：“大孙子啊！我打了（编了）十二双草鞋，上街卖了一块二毛钱，给你做盘缠（路费），你要到北京上大学了，路那么远，我年纪大了……你要好好学习啊！将来回来当一名好‘先生’（医生）啊！”我答应过爷爷，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等我回来。

我怀着急切的心情，一放暑假，就坐火车先到西安，第二天一早就坐上了从西安开往汉阴的大巴车，当天连夜走路赶回家里。父亲和母亲见到我喜出望外，当我拿出在北京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生活费给爷爷买的北京果脯时，才知道爷爷在一个多月前去世了。我忍不住哭了起来。回家第二天，我在爷爷的坟前烧了香，磕了头，并暗自发誓：记住爷爷的嘱托，将来当一名好医生！为家乡的父老乡亲防病治病！

在家呆了十多天，暑假还未结束，我打算提前回到北京。那个年代，从汉阴到北京的路费大概要二三十块钱。父亲从生产队借了二十块钱，但车票钱还是不够。怎么办？我灵机一动，想到了到县文卫局找组织帮我找便车到西安。于是我就到了汉阴县文卫局找到了送我上大学时的邹荣全干事，他热情地接待了我，给我找了一辆到西安运货的解放牌卡车，这样就可省下10块钱。当车颠簸颠簸走到石泉两河口时，车后面挂的备用轮胎丢了。司机又把车开回石泉沿路找丢掉的轮胎，司机把我放到了石泉，让我另想办法。这时已经午饭后了，我又找到石泉县文卫局，先自我介绍：“我是汉阴县推荐的工农兵学员，在北京医学院上学，石泉县张伟是我同学，请组织帮我找一个便车到西安。”石泉县文卫局的一个干事说：“你在石泉县城住一晚，明天一早给你找便车到西安。”就这样我才到了西安，为了省钱，买了第二天到北京的火车票，晚上就在候车厅和衣而睡。好不容易才到了北京，回到了校园。

多少年过去了，一回想此事，感慨万千！那个年代，工农兵上大学的学费、书费、生活费国家全包。在北京医学院伙食费21.5元钱，我省吃俭用给自己添置点衣物。我心里时时刻刻记住是党的关怀，祖国的培养，让我上了大学，我一定要知恩图报。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“人民送我上大学，我上大学为人民”。

工农兵上大学的宗旨是“上大学，管大学，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”，简称“上、管、改”，但我们深知靠我们工农兵大学生管不了大学，更改不了大学，只能上大学，学到真正的医学知识。那时候学校政治活动多，我们合理安排时间，白天搞活动，晚上把课补起来。

记得入校第二年，1971年“五一”国际劳动节，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通知：工厂、农村、机关、学校等在天安门庆祝活动。这一天，阳光灿烂，春意盎然。全院分连、排、班在大操场集合，分发一天的干粮，两个馍，一根火腿肠，一个鸡蛋，自带水。打着校旗，迎着初升的太阳徒步从海淀区走到了天安门。各院校在指定的方阵位置。我们北医大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位置。上午10点钟左右，天安门城楼的大广播响起，播放出《东方红》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的歌曲。当播放“东风吹战鼓，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，不是人民怕美帝，而是美帝怕人民”歌曲时，宽阔的天安门广场上按单位组成一个一个舞圈，手拿红色毛主席语录本，挥舞着，前三步，后三步，左三步，右脚一点，右三步，左脚一点，伴随音乐的节奏，整齐划一。这是根据毛主席1970年5月20日发表的《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》的声明改编的一首歌曲，当时在全国唱响。这样从上午到中午，中午休息两个小时，同学们席地而坐，吃随身带的干粮，天安门有活动厕所，按连、排、班顺序分段休息。午后两点半，音乐响起，再按指定的位置，跳起来，唱起来，一直持续到傍晚。天安门的焰火晚会开始，一簇簇五彩缤纷的礼花腾空而起，光芒四射，广场里不断地播放着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《歌唱社会主义祖国》《全世界人民一定胜利》等革命歌曲。我们仰望着星空，观看着五彩缤纷的礼花，兴奋无比，欢呼着，跳跃着。一直到焰火晚会结束，我们才整队徒步返回学校。

我作为首都五十万革命群众中的一员，能参与天安门庆祝活动，能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一起观看焰火晚会，欢度全世界无产者团结战斗的节日——五一国际劳动节，我骄傲！我自豪！这是我一生最难忘的一天。

1971年10月的一天，学院军代表、工宣队的领导通知各系，要执行一次无比光荣的政治任务，欢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，非洲埃塞俄比亚海拉尔西一世皇帝。时值深秋，那几天，我肚子受凉有些拉肚子（口语叫拉稀）。头一天晚上班长在班上通知：“明天上午前往木樨地，位于北京西城区欢迎非洲一个皇帝叫什么来着？什么赛拉西。”我立即举手说：“班长，我拉稀，不去行不行？”“不去不行，这是政治任务！”班长说。引得同学们一阵笑声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我们排队到了木樨地，站在马路两旁，等了两个多小时，远远看见，周总理和赛拉西一世皇帝坐着敞篷红旗轿车，摩托车护卫，像鹰翅般排列前行开道。这时周总理和赛拉西的红旗敞篷车缓缓开过来，我们拿着语录本挥舞着，呐喊着：“热烈欢迎！热烈欢迎！”只看见周总理抬着曾经受伤的右手面带微笑，左手致意。赛拉西个子不高，腰板硬朗，一头卷曲的头发，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。这一次是赛拉西一世皇帝回访中国。

这一天是1971年10月8日，我近距离地亲眼见到了敬爱的周总理。（系列之六）

一条河的思念

魏青锋

记忆里，冯家河是条不大的河，清澈的河水随了山势曲折迂回。过了河再上面坡，半山腰稀稀拉拉几户人家，这就是姨家所在的村落。童年相当一段时间，我是在这里度过的。

母亲是三兄妹，姨是老大，嫁给冯家河的姨夫，母亲不止一次讲过这些事情。那时姨夫家还算殷实，姨就经常托赶集的人捎话给母亲，到了约好的日子天不亮，母亲便上路了，过了上庄子，翻了石榴沟，顺着碾盘坡上到山顶，在羊肠小道走一个多小时，又顺着坡路往山下走，坡长路陡，到处是荆棘。碰到十冬腊月，冰天雪地，一走三趟，有时干脆坐下来往下溜，赶晌午太阳当空时，母亲才赶到河边，多半姨已在河边候半天了，姨便掀开衣服，掏些枣子核桃、苞谷糝子、芝麻烧饼，母亲拿的包裹得满满的，临了又掏出一沓粮票硬塞到母亲手里，掏干净了又一步三回头地往回赶。

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条件差，姨要赶集，就提前给母亲带话。一大早母亲便领了我们兄妹三个去赶集，我们就站在街北头，老远看见姨裹着对襟的棉袄，顺着坡东瞅西望地下来，我们迅速围了过去，姨便掏些红枣核桃煮鸡蛋给我们。然后就领我们去吃饭，街边的扯面摊我们三个坐一条长凳，眼巴巴地盯那人擀面切面，蒸汽缭绕中那人就捏一把切整齐的面下到锅里，然后猫了腰拉着风箱吧嗒几声，筷子在锅里面转一圈，面就捞到了碗里，放一撮葱花，再挖一点猪油辣子，第一碗当然先给我，等我呼噜噜吃完一碗，哥哥姐姐的面还没有煮好，姨又张罗着给我弄一碗炒米粉。有一年，我吃了一顿炒米粉，直呼真香，直到后来，每次去冯家河姨都给我弄一碗炒米粉。

在农村，过了初一去拜年，初二舅家姑家初三姨家。初三一大早，我们三个高高兴兴地收拾好了提包出发了，姨早就说过今年过年准备了红烧肉糯米饭。此时雪往还没有融化，我们拿个木棒当拐杖。经常是走一走，我就走不动了，哥哥姐姐轮流背我，晌午过了我们就赶到了河边，河水结了厚厚的冰，我们就三个就在河面上溜冰玩耍。吃饭了还不见我们的踪影，姨便站在门盼望，然后黑娃黑娃几声吼，我们赶紧提起包过河。要是夏天，下了雨，河水涨起来，流水声像极了吹口哨，远远地望着我们还在下坡的时候，姨跟姨夫就赶来河边接我们。

河是那些年我对冯家河最多的记忆了。河里有鱼，没事的时候，我们就下河去抓，看着一堆晶亮的小鱼在清澈的水中，猛地伸手去抓，等到捧起来看，手里居然什么都没有。鱼抓不住我们改抓螃蟹，我负责揭石头，轻手轻脚地揭开石头，清澈的水便泛起一阵浑，等几分钟水清澈了，便能看到螃蟹伏在水底下，我便招呼哥哥姐姐来抓，姐姐往往跑得更快些，一晌午，我们能逮一网兜的螃蟹。

自从出外上学然后进城工作，我就再也没有去过冯家河了。前年的时候母亲过生日前，舅打来电话说姨身体不大好，当时没敢吱声，等母亲过完生日才尽量轻描淡写地告诉母亲，母亲便着急要去看姨。姨跟姨夫年龄大了后，就离开了冯家河住在表舅家，听说我们要来，久未下炕的姨便撑着下了炕，然后拄了拐杖，一会站村头看看一会站路口瞅瞅。那次去，姨跟姨夫明显苍老了许多，姨夫带我和哥哥去村子后面看了箍地的墓池，谈光照谈风水，我猛地感觉心里异常沉重。我们走的时候，车子已经转过一个山头又一个山头，仍然能够看到村头两个苍老的身影，母亲不让关车窗，不断地冲村子的方向招手……

宁陕龙王镇地处秦岭腹地，站在山上看对面的山，山坡上有几户人家，房前的几棵大树枝繁叶茂，初冬时节树叶的色彩特别丰富，远看如诗如画。这样的美景总能吸引人，想走近它看个究竟。

沿着盘山公路上山，能听到山泉水哗哗流动的声音，村口一面山坡是梯田，田埂上留着晾晒的稻草。

这里是龙王镇河坪村的一个自然村落，大树前是一片荷塘，种的是本地莲藕，这些莲藕在春节前后特别好卖，一公斤能卖10元，老乡们用它炖腊猪蹄。两棵大树是黄连木，当地人叫药树。因其树根是连在一起的，村民称其为“夫妻树”。从红色的古树保护铭牌上可以看出，这两棵黄连木的树龄已有450年。

75岁的老人崔道贵正在古树旁的自留地里挖红薯，老伴早已去世，儿子则去了广东打工，到过年才能回家。老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过着宁静的生活。

山村很美，很幽静，但留不住年轻人，村里留下来的几乎都是老人。



『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』

摄影暨美文大赛参赛作品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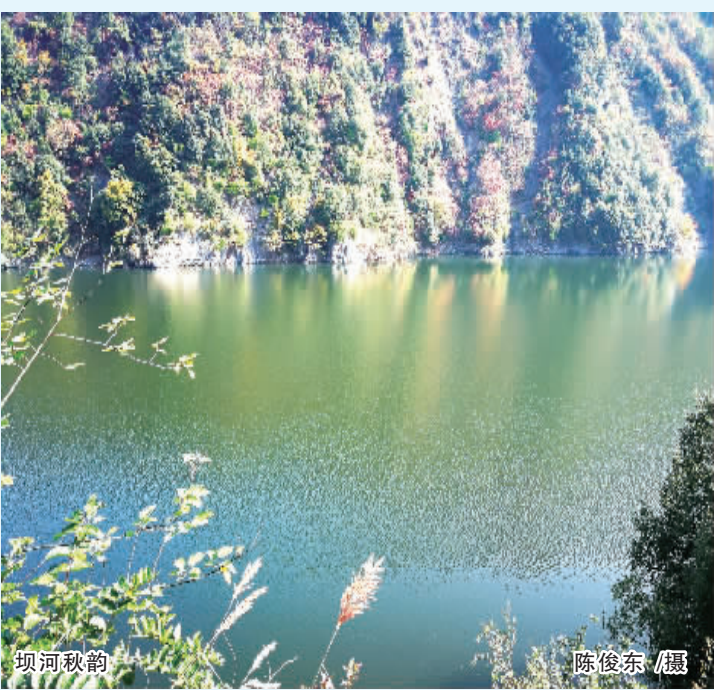
秋染化龙山

张东风/摄



飞渡峡之水

郑时根/摄



坝河秋韵

陈俊东/摄

安康市水利局、《安康日报·汉江晨刊》联合举办“生态安康·秀水之歌”摄影暨美文大赛，向社会各界征稿。参赛作品请发至 1739108259@qq.com 信箱，作者请发附件并留下联系电话和地址，否则稿件无法采用。如图片数量多，请压缩打包发送。谢谢合作！

